

18

南  
思  
語  
言  
評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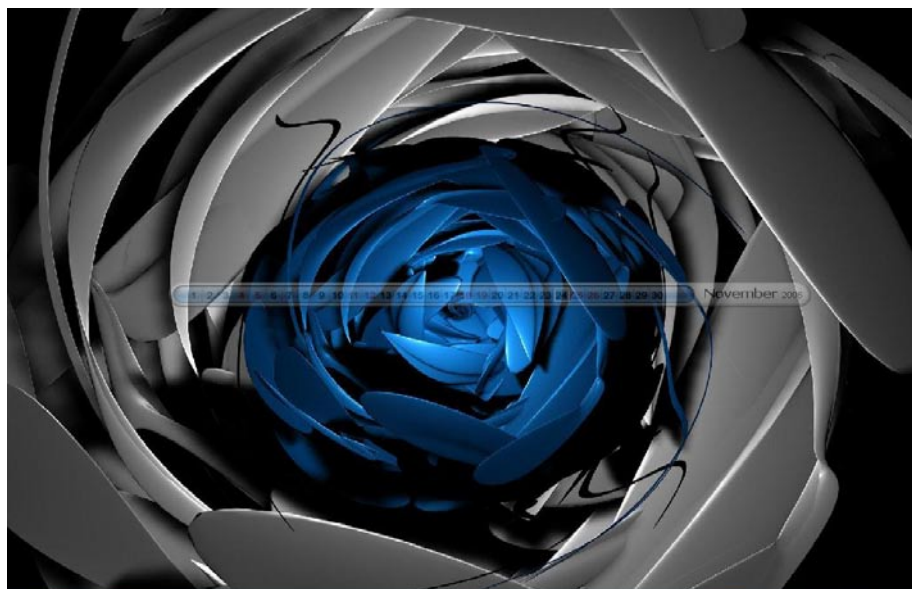




C 冠  
O 第  
N 18  
T 期  
E  
N  
T  
S

## 心灵成就沟通

主办  
南思翻译（北京）有限公司  
编辑小组  
《南思语言评论》编委会  
总编  
卢万里  
主编  
Sam  
本期编辑  
Nancy/Sarah/Lily/Arfu  
发行  
Iris  
投稿邮箱  
service@nouslinc.com  
MSN  
nousservice@hotmail.com  
QQ  
499102239



## 目录

### 聚焦语言文化

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  
名家谈

文学翻译——再现原汁原味的过程  
译意风

从“福娃”译名看中国文化

### 译人译语

从好作品少说翻译的浪费

### 翻译理论与技巧

科技英语——增译原则

### 译界列传

葛浩文：我译故我在



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客户在本刊物上免费发布公司信息或产品信息，以实现彼此之间的沟通。如果您有此方面的需求，请于每月25号、10号之前联系我们的客服部，南思翻译将全力支持您的工作。

作为一份非商业用途的学术刊物，我们需要更多朋友的支持和参与，如果您愿意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符合栏目主旨的原创文章，我们表示热忱欢迎，我们衷心期冀有识之士的加入，我们期盼着同您的交流，为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而共同努力。

# 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

作者：柴梅萍

**摘要:**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能及时有效地吸引广大观众。而对文化意象作恰如其分的修润,能使译文在有限的时间内传达于观众。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某些文化意象的不等值,采用直译手法处之,会使观众难以认同。

中国的电影翻译事业已走过了五十多年辉煌的历程。在这半个世纪中,电影翻译工作者给广大观众奉献出了许多优秀的译制片,观众从这些优秀的译制片中不仅领略、了解到了异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感受到了语言给人带来的无穷魅力。许多优秀译制片中的精彩对白已成为中国观众争相传诵的佳句。如“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前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曾鼓舞了几代身处逆境中的中国观众。由此可见,电

影作为大众传媒,其社会效应是无可估量的。然而,在学术领域内,由于受世俗偏见的影响,电影翻译研究却颇受冷落,翻译研究人员似乎“完全把这一领域给忽略了。”为此,我国著名影视翻译界学者钱绍昌教授撰文指出:“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的重视远不如文学翻译。”而这“与影视翻译的社会作用不相称。这一现象亟应引起翻译界的注意。”鉴于此,本文拟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

## 一、语言与文化意象

语言(Language)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语言在有声电影中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声画同步的视听艺术手段能最大程度地模拟现实,创造出酷似“真实”的艺术时空。如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简爱》、《王子复仇记》、《叶塞尼亚》等优秀译制片中那玲珑别致、清晰明亮、颇具异国风情的语言,逼真、自然、随意,充满了生活气息。因而这些精彩的对白、片段令人百听不厌,久久不能忘怀,它们留给观众余韵不尽的美享受。文化意象(Culture image)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沟通。”物象(Physical image)与寓意(Connotation)是意象(Image)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义的载体,是形成意象的客观事实;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引伸意义。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具体来表现抽象,以已知或易知来启迪未知或难知。”如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其著名的“前赤壁赋”中用蜉蝣这种



朝生暮死的小昆虫来比喻人生的短暂,人很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英语谚语It is 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the camel's back.意为“骆驼负载过重时,再加上一根稻草也会把它压死。”谚语中意象词语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稻草”,生动形象地寓意为“某事或某物使人到了忍无可忍的极点。”

## 二、重构文化意象

译制片又称翻译片,顾名思义,一些国外优秀的影片必须通过翻译方能为中国观众所接受。电影翻译与其它文学作品翻译具有共同性,即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但电影翻译又有区别于其它翻译的特殊性,即其译文要做到能见之于文,形之于声,达之于观众。著名翻译家Nida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义都直接或是间接地反映一个相应的文化,词语意义最终也只能在其相应的文化中找到。”“文化的不同几乎很自然地体现在语言上的不相同。”

汉语、英语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汉语是象形文字而英语是一种字母文字。要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际间进行成功切换,这对电影翻译工作者来说不是件易事。但研究表明老一代电影翻译工作者不仅给观众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优秀译制片,同时也给电影翻译研究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80年代初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英国电影Red Shoes播放时被译成“红舞鞋”,觉得也无可厚非。此片主要讲述了英国一名芭蕾舞女演员面对爱情与事业而不能作出正确抉择,最终走向断崖的凄惋的故事。尽管“红舞鞋”正确无误地译出了英文的原意,也紧扣剧情,但直译的平铺直叙,没有更深的寓意。观众如果光看片名,确实难以激起任何联想的波澜。80年代后期,在一次外国优秀影片巡回展的大幅广告上Red Shoes这部英国影片片名被译成了“红菱艳”,细细品味“红菱艳”这一译文,译者把那对纤巧的红舞鞋比作了中国观众妇孺皆知的红菱。它寓意红菱虽生长于浊水污泥,却娇艳迷人,特别是那两只弯弯的红菱角,犹如中国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莲,三寸金莲虽然小巧,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泪,有的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红菱艳”这一片名隐含穿着如红菱般舞鞋的舞女艳丽却薄命。

译者把这一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红菱”注入其翻译中,从而成功地重构了一幅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悉、能会意、肯接受的崭新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重构(Reconstruction of Culture Image)这一巧夺天工的翻译手法在电影翻译中随处可见。如美国电影Waterloo Bridge这一片名原意为“滑铁卢桥”。众所周知,1817年英国在泰晤士河上出资建造了滑铁卢桥,以此来纪念威灵顿公爵指挥英国军队打败拿破仑而取

得的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如果依据英文直译成“滑铁卢桥”,乍一看,观众定会认为这是部与拿破仑打仗有关的战争片或介绍与该桥建筑有关的纪录片。但看过此片的观众都知道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

影片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玛拉在滑铁卢桥上结识了青年军官罗依,并成了恋人。而后,玛拉获悉罗依战死疆场,痛不欲生,为了生存沦落为妓。当罗依奇迹般地出现时,她无法面对现实,为了爱情和名誉,她再次来到与罗依初恋的地方,丧生在车轮滚滚的滑铁卢大桥上。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中,有着许多与之相仿的神话传说。如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陕西省蓝田县一年一度的“蓝桥相会”等。而“蓝桥相会”的传说与Waterloo Bridge故事情节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译者把原名“滑铁卢桥”译成了“魂断蓝桥”,这样做不仅避开了中国观众由于地域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知识缺乏而引起的迷域;而且“蓝桥”这一隐含中国文化的意象能使观众一看到片名即刻领悟到这是部关于爱情的电影。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的意义在于它能及时有效地达到使译文与观众勾通,使观众心领神会的效果,由此来吸引广大的影迷,创造译制片票房纪录的新高。仔细认真研究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这样的翻译手法会不时令人拍案称奇。

## 三、文化意象的修润

由于中外观众知识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电影翻译工作者应尽可能地帮助观众去理解那些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地域文化、宗教习俗等有着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电影翻译中如果对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润(Modification of Cultural Image)处理,就事论事直译,会造成这一文化意象的缺损,文化涵义支离破碎。英国电影《魂断蓝桥》一开始,有这样一段画外音:

Announceer's Voice: At 11:15 this morning, the Prime Ministeer, speaking to the nation from Numbeer Ten Downing Street, announced that Great Britain is at war with Germany.

广播员(话外音):  
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处于交战状态。

应该指出此例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字面层意义。但对“唐



宁街10号”这一隐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补充说明的话,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观众会茫然不知其所云。其一、观众不知道这个“唐宁街10号”在什么地方?其二、他们更不知道广播员在这里特地提及这个地名有何特别的寓意?为了使电影译文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达之于广大观众。译者宜对上述译文作恰如其分的增补修润,如: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邸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通过增补“英国首相府邸”,观众这才真正认识到了“唐宁街10号”的“庐山真面目”。至此,“唐宁街10号”所隐含的意象立体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观众才真正懂得具有典型地起域文化地名“唐宁街10号”的全部文化内涵。又如:

Peter: Oh, this? Well, I like privacy when I retire. Yes, I'm very delicate in that respect. Prying eyeeeees annoy me. Behold the walls of Jerichho! Err, maybe not aaas thick aas the ones that Joshua blew down with his trumpet. I just show you my heart's in the right place, I'll give you my best pair of pajamas. Do you mind joining the Israelites?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耶利哥城墙,比不上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此例选自英国电影《一夜风流》。这段对白译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在这段译文中出现了“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三个与《圣经》历史故事有关的词语。众所周知,东方盛行佛教,尤其是在中国,中国观众对佛教还可略知一二,而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宗教历史文化就知之甚少。因而在影片切换的瞬间让中国观众把上述三者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件难事,他们会搞不懂这“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直译用于上述译文中不仅令中国观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也失去了电影翻译的真正意义。

为使中国观众明白这三个词语间的关系,使原文中所涉及的那些特殊文化意象丰满起来,译

者应在电影翻译过程中对这段文字作如下润色: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像《圣经》中的耶利哥城墙,虽比不上《圣经》里以色列人的军长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由于对“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些出自《圣经》故事的词语增补了必要的文化涵义修润词后,观众不仅了解了这些“典故”的出处,同时在上下语境中也弄明白了最后一个词语“以色列人”的特定意指。修润增强了语言文字在语境中的透明度;增强了文化意象在观众认识理解中的清晰度。

#### 四、文化意象的转换

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会给它“刷上不同的颜色”。缘于此,文化意象的错位(Non-equivalence of Culture Image)会具体表现为作为喻体的文化意象上的差异。换言之,在一种文化传统中一个

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成了反面寓意的丑陋文化意象。如英国电影《呼啸山庄》中有这样一个片



断:

Isabella: It's a brother's duty, dear Edgaar, to introduce his sisteer to some other type than fops and pale young poets.

Edgar: Oh, you want a dragon?

Isabella: Yes, I do. With a fiery mustache.

依莎贝拉:这是一个哥哥的义务,亲爱的埃得加,你总不能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那些花花公子或弱不禁风的年轻诗人吧。

埃得加:哦,你该不是想嫁一个龙骑兵吧?

依莎贝拉:是的,还长着火红的大胡子。

在上述翻译中“dragon”是一个关键词。在英语语言中,“dragon”作“魔鬼”解释。每当提及此词,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中立刻会呈现出一只面目狰狞的魔鬼正张牙舞爪地扑向人间,由此不难看出“dragon”在西方语言文化中隐含贬义。而在中国文化中“龙”字象征着“高贵,

至高无上”等意,昔日中国人称皇帝为“真龙天子”。因此与“龙”字相关的词语绝大多数具有崇敬之意。如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祈盼着自己的子女将来有出息为“望子成龙”等。

“dragon”在东西方语言中,其文化意象的寓意是绝然相反的。简言之,它们的物象虽同,但寓意却完全相异。由此可见用“龙骑兵”来硬译“dragon”一词显然不妥当。因为当中国观众在观赏影片时忽尔听到“龙骑兵”这一词语,他们肯定即刻会联想到“他”可能是个“皇家骑兵”。但依莎贝拉的回答却又使观众对影片的阐释如坠云雾。观众不禁要问:这个堂堂正正的“皇家骑兵”怎么会是“长着火红的大胡子”呢?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只有那些三头六臂的怪物才有一张可怕的绿眉毛、红胡子嘴脸。如此生搬硬套不仅不能处理好东西方语言文化中意象错位这一棘手问题,同时也不能传神地译出这段对白的真实含义,反而给上下文语义的贯通设置

了语言障碍。因此,例中埃得加与依莎贝拉的最后一段对话不妨翻译如下: Edgar: Oh, you want a dragon?

哦,你该不是想嫁给一个野蛮人吧?

Isabella: Yes, I do. With a fiery mustache.

是的,还长着火红的大胡子。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电影翻译中许多英语词语若直接硬译,会令广大中国观众无法接受与认同。此外,电影翻译文本受电影画面切换时间的限制,不能像翻译文学作品那样,可以在一些晦涩难懂之处作些注释,所以对白译文一定要让观众一听、一看即能明了。译者应立足于本国观众,从观众领略欣赏译制片的艺术角度出发,选用本民族语言中与原片艺术最相似、最贴近的、为本国观众所熟悉的、易于接受的词语和文化意象来进行电影翻译。



外国文学的翻译，影响颇大，可争论也是最多，不少争论，随着历史的变迁，细节在人们的印象中变淡，可是“牛奶路”一事，一直为人们难以忘却，至今被认为是翻译界中的一大笑话，一谈到对外国文学生吞活剥，或者幼稚可笑时，常常总是以“牛奶路”为戒。

那是本世纪30年代初发生的一场“信”与“达”辩论中的事，辩论期间，鲁迅曾作诗一首：“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

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按“常规”将“Milky Way”翻译成中国人所说的“银河”后，读者必定以为，西方人对天空中“白色的光带”的认识思维与我们的思维是一模一样，尽管英美人对“银河”的解释与我们差不多：“The pale white band of stars that can be seen across the sky at night”（夜空出现的一道白色星带），但从思维上与我们大相径庭，他们把它称为“牛奶路”，有着深

## 文学翻译——再现原汁原味的过程

作者：陆永昌

来，迢迢牛奶路，”提及赵景深教授（俗称赵老爷）将天空中一道“白色的光带”（“Milky Way”）直接译成“牛奶路”。也正是这个“牛奶路”，多少年来一直把赵老爷钉上了耻辱柱。

后来，为了避免重犯“牛奶路”错误，人们常在翻译中把外国文化不同的表达方式换成中国的表达模式，即随乡入俗，比如把国外的“流着鳄鱼的眼泪”译成“猫哭老鼠——假慈悲”，把“七次量衣一次裁”译成“三思而后行”，甚至连翻译的外国文学中也出现“说曹操、曹操到”，等等。

其实，这里有误区，那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信”与“达”，鲁迅先生是“唯信是上”，提出“直译”，甚至提到过“硬译”，他要求翻译“保持原作的风姿”，他说：“……如果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是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的洋气，”而赵景深则主张“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他把“Milky Way”译成“牛奶路”，是一种直译，可见，这“牛奶路”与当时争论的焦点并没有特别联系。因此可以说，尽管鲁迅先生提出“牛奶路”问题，但丝毫不能说明鲁迅先生反对直译，反对原汁原味的翻译。当然毫无疑问，翻译时假如把“Milky Way”——即我们所说的“银河”而直接译成“牛奶路”时不加任何注释说明，在读者中必然引起紊乱，如果这样，引起非议也纯属自然。

刻的文化背景，这与他们生活环境以及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翻成“银河”，并没有把这深层次的色彩表达出来。因此，笔者认为，文学翻译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思想，还必须再现其中包括思维方式差异在内的所有色彩。

各国文化，千姿百态，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生活环境，形成了各自带有鲜明民族特性的文化。比如，中国人见面说“您身体很棒”，而对俄国人说身体棒，他们会马上敲敲桌子，或者连吐三声“呸”、“呸”、“呸”，来除破晦气。要是生孩子，你说俄国人的孩子长得漂亮，身体结实，而俄国人认为这会给孩子带来不幸；在谈到说谁、谁正好来时，俄国人说：“说到狼，狼就到”，英国人说：“说魔鬼，魔鬼到”，法国人说：“一说到狼，就看到狼的尾巴”，意大利人说：“刚说到狼，狼就趴在你的背上”，而我们则说：“说曹操、曹操到”，有的地方还说：“说王八，来了鳖”；在表示小题大作时，我们喜欢说“把芝麻说成西瓜”，俄国人说“把苍蝇说成大象”，英国人说“把鼯鼠当成了大山”，德国人说“把蚊子说成大象”，而西班牙人则说“把跳蚤说成大象”；一般猎人出去打猎，我们总会祝他“满载而归”，而有些国家的祝语是：“连一根绒毛都打不着”；在说动歪脑筋时，俄国人说：“拉的是孩子的手，动的是孩子妈的脑筋”，英国人说：“许多人都是因为喜欢保姆去吻孩子”，法国人说：“贵妇人都因为爱骑士而去吻他的侍从”，德国人说：



“吻的是孩子，想的是孩子的妈”，中国人则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中国人看重龙，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希望自己的后代有出息：“望子成龙”，成语“藏龙卧虎”、“攀龙附凤”、“生龙活虎”等都表示出对龙的崇敬，可西方人把龙看成是妖怪，看成是残酷的人。这就叫做不同的文化。

笔者认为，一个翻译工作者，本身就是一个中介，一个桥梁，翻译，就要增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民了解，其中包括文化的了解，思维的了解。读者需要看到的是原汁原味的译文，而不是变了味的译文。这就要求翻译工作者尽最大程度地再现这种特色与差异。

正是各国文化的民族差异与特色构成了世界色彩斑斓的文化，这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原汁原味的翻译会促进民族文化的丰富。中国近代文化，现代汉语无论词汇，还是其表达方式都大量吸取了外国的东西，如今“条条大路通罗马”，“时间就是金钱”，“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山与山永不相遇，人与人总会相逢”、“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等等，都成了中国优秀文化的一部分。

原汁原味的翻译随着历史的发展将会越来越高，因为认识的程度，接受的程度，决定着原汁原味翻译的程度。假如说20世纪早期的中国，那时，由于中国与国外的交往联系甚少，对外国的东西一无所知，或者说了解很少，看外国文学作品，有很多东西是要从中国的概念上去认识，去理解，而如今，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频繁，相互了解的途径众多，人们的视野扩大，接受能力强，因此对外国文学翻译要求也空前提高，人们要求翻译要更精确，更贴切，更原汁原味，更有外国情趣，要求翻译文学应是更高意义上的文化翻译。可以想象，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21世纪的来临，文学翻译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对原汁原味的翻译要求将会更高。

因此，可以这么说，文学翻译就是促进各国人民了解的过程，相互学习的过程，就是再现外国文化原汁原味的过程。



## 从“福娃”译名 看中国文化

当我们坐在电脑前发送电子邮件，或拿着手机发短信时，应当感谢汉语拼音带给我们的便利。从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至今，已有整整50年。现在，全国约有10亿人学习并掌握了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已被广泛应用在现代通信、交通、贸易、中文信息处理等领域，并作为国际标准被许多国家认可和使用。

近期，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2201人参与）显示，76.0%的人能“熟练”使用汉语拼音，21.2%的人“一般”，2.8%的人感觉自己“忘得差不多了”或者压根儿“不会”。

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使用汉语拼音就像喝水、吃饭一样平常。不过，上世纪50年代以

前出生的人，也许会更真切地感受到不会使用汉语拼音的局限。

“退休在家后，孩子给我买了个手机，教会我如何打电话，但我就是学不会发短信。”76岁的陈东海告诉记者，小时候没上过学，现在老了，突然发现不会拼音还真不行。他看到年轻人都用短信联络，既省钱，速度还挺快，自己只能干着急。

“汉语拼音在作为识字和推广普通话工具方面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所孙银新副教授指出，“《汉语拼音方案》可以给汉字注音，帮助人们准确地识读汉字，有助于语文教学和矫正读音，成为推广普通话的有力工具；汉语拼音方案还是少数民族制定文字的依据和基础；由于采用了国际上

流行的拉丁字母，它还能很好地帮助外国人学汉语，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据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勇先教授介绍，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以汉语拼音取代“韦氏拼音”；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也于1982年开始以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汉语拼音之所以能在国际上得到认可，除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外，还在于汉语拼音比当时的“韦氏拼音”更具科学性，能更准确地反映普通话的发音。

他说，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哈佛、耶鲁、剑桥、牛津等大学的图书馆已完成中文图书和期刊的汉语拼音编目工作。在这些著名图书馆的网站上，只要输入作者名或书名的汉语拼音，就可以查找到相关的中文图书和期刊。

50年来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孙银新指出，汉语拼音在推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用汉语拼音来拼写中文人名时把名放在前面，姓放在后面，而且缩写极不规范；很多的街道名称、建筑物名称，把应该用拼音的都成了英文或外文。

本次调查中，公众选出了身边常出现的不规范使用汉语的现象，比如——

很多人不说“谢谢”说“Thankyou”（68.8%）；

道路交通指示牌滥用英文（53.6%）；

很多人起外国名字搭配中国姓（46.5%）；

街道标牌用英文不用汉语拼音（35.2%）；

中国地名不用汉语拼音方式，如将 Beijing（北京）写成 Peking（32.3%）；在向外国人介绍自己时，将姓名颠倒，如将 Li Ming（李明）说成 Ming Lee（27.4%）等。

张勇先曾撰文写道，对于人名的翻译拼写，我国是有明确规定的，而且也被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在目前世界上最权威的《新牛津英语词典》中出现的中国人名的翻译就非常尊重汉语拼音的拼写形式：“毛泽东”先以汉语拼音形式出现 Mao Zedong，随后又标注 Mao Tse-tung（“韦氏拼音”）；孙中山的名字则是 Sun Yat-sen 之后标出 Sun Yixian（孙逸仙的汉语拼音），而没有使用音译“中山”（孙文日本名字的中文读音）。

就在专家们大声疾呼规范汉语拼音使用的同时，也有一些不自信的声音出现。

今年2月，香港有政协委员建议把广州的拼写由“Guangzhou”改成外国人熟悉的“Canton”；也有人提出，应该将北京的国际译名定为“Peking”，以适应外国人的拼写习惯。

资料显示，Peking这一拼写形式是1906年西方人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政联席议会”时确定的，但是其读音与普通话中‘北京’的读音相差甚远。张勇先认为，例如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或北京猿人（PekingMan）这类已沿用多年的专用名称可以继续使用 Peking 的拼法，可是作为地名的“北京”绝不应该再沿用古老的邮政拼音。现在，有的电视台仍在播放“Peking Welcomes You”（北京欢迎你）的英文口号，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语言文化自信心不足的表现。

在线民调显示，81.0%的人反对将北京的国际译名定为“Peking”，“赞成”的比例仅为10.7%，8.3%的人对此“无所谓”。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个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应该注重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自信，只有这样才能够以自身独立的特色平等地与世界对话。”有学者说。

调查显示，43.0%的人感觉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人日益自信，同时36.9%的人则认为国人越来越不自信。

事实上，从1979年6月15日起，联合国秘书处就开始采用“汉语拼音”的新拼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拼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从此，秘书处起草、翻译或发出的各种文件都用“汉语拼音”书写中国名称。

同样是改名，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改名颇受关注。2006年10月，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国际译名由原来的“Friendlies”被正式更名为“Fuwa”。有专家指出，“福娃”回归汉语拼音的写法，是中国人主动向世界传输本土文化。这个现象透露出我们在文化自信上的进步。

继“福娃”之后，2007年“嫦娥”这个有特定内涵的中国语汇，被各国媒体报道时统一使用了汉语拼音的发音和拼写——“Chang'e”。有人说，这个发音传达给世界的，不仅是中国不断提高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民族凝聚力，更是一个泱泱大国绵延几千年的绚丽文化。

本次调查中，大家认为国人对中国文化不自信的原因依次是：没有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76.1%）、中国经济水平不如别人（51.8%）、国人对待文化的态度喜新厌旧（37.5%）、全球化的必然结果（22.2%）、外国文化的确比中国的好（8.3%）。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振濂认为，经济发展提升了人们的文化自信心，重新重视自己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并乐于向外部世界展示，而城市的竞争力到最后往往取决于文化竞争力。文化这种“软实力”其实和经济、科技、政治等“硬实力”同等重要。

（来源：中国青年报）

# 从好作品少说翻译的浪费

文/余中先

前些天，在2006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转了半天，眼睛老盯着翻译的文学作品与人文科学作品，心里老犯嘀咕，直感叹好的作品太少了。其实，也不是好的作品太少了，而是好的翻译作品太少了。

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即翻译人才的培养和浪费。培养是难的，浪费却是容易的。好的翻译，既要通外语，又要汉语强，而且工作要认真。好的翻译作品，除了选题方面的因素外，翻译要忠实、通达，至少要经得起对原文。培养两字，谈何容易，有个好环境，自己慢慢地从实践中琢磨去、提高去吧。

说到浪费，我发现，老中青翻译人才都有浪费现象。大致来说，老翻译的浪费表现在重译名著上。我们的出版社喜欢瓜分名著，看到名著好卖，便纷纷推出一套套的名著来。本来，某本名著已经有了不错的四五个版本，但其他出版社眼红，不愿意让三五家老资格的出版社独吞利润，便约请翻译重译。于是，有的经典名著有了十多个甚至二十多个版本。因为老翻译的知识结构、语言功底比较适合“对付”名著，于是，不少的老翻译便把精力“浪费”在了为某出版社推出某名著的第十几个译本上来。

中年翻译的浪费，主要是穷于应付本来驾御不了的选题。读者对新的经典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出版社也在并不考虑翻译质量的情况下，纷纷推出新的选题，结果，我们不少的中年翻译由于学养的不足，本来翻译不动，却被出版社催着去对付，形成了“一流的选题、二流的翻译、三流的编辑”的出书局面。

青年翻译的浪费，我个人认为，比较多的是浪费在了兴趣爱好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上，一些爱好文学、喜欢做翻译的人，由于经济原因，去做了忙于应差的白领，对自己的才能、对社会的文化积累事业，都是某种程度的浪费。当然，还有的译者眼中根本没有作者和读者，敷衍了事，不负责任，闹出“门修斯”之类的笑话来。

我真心地希望，做翻译工作的人能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比如稿费高一些，时间宽容一些，当然译者自己也要提高水平和能力。年轻译者要加倍努力，把翻译当作一项事业来做。中年翻译应特别看重选题，慎重地选择那些适合自己的文本，对新的写作风格要尽快地熟悉和把握。而老年翻译，要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把精力放在那些还缺少译本的经典上，填补那些应该填补的空白。

我在图书订货会上看到了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的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黄宝生等译)，属于名著，但更是首译，这就有了填补空白的珍贵意义。六大卷，五百万字，几个译者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依我看来，黄先生译《摩诃婆罗多》，真可谓好钢使在刀刃上，一点都不浪费。



# 科技英语——增译原则

作者：李敏

**摘要：**科技英语翻译中，英汉两种语言词法和句法的差异，使其表达方式不尽相同。翻译时为了使译文合乎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表达规律，意思更加明确清晰，从意义、修辞和句法考虑，根据上下文按照某些方法，在译文中适当增添一些虽无其词但有其意的词，从而达到原语与译入语的和谐与完美。

## 引言

增译在科技英语翻译中是经常使用的翻译方法之一。所谓增译法，就是在原文基础上添加必要的单词、词组、分句或完整句，从而使译文在修辞上、语法结构上、词义上或语气上与原文保持一致，达到译文与原文在内容、形式和精神方面对等的目的。这里的增加不是无中生有的随便增加，而是增加原文中虽无其词却有其意的词语。虽然从理论上说可以根据具体上下文增加词，但在什么时候增加什么词，才能恰到好处，而不超出一定的界限，则需虚心体会。运用增译法对科技英语译文进行处理，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即：统一性原则；具体性原则；完整性原则；准确性原则；合理原则；解释性原则。

## 统一性原则

汉语名词的复数没有词形变化，很多情况下不必表达出来，但英语中，名词复数是很常见的（一般在名词后加-S或-es），转化成汉语时，用“许多、若干、一些、一批、有些、诸”等词语，以保持汉语译文与原文涵义的一致。例如：

Operators must know the properties of the instruments before use it.

使用这些仪器前，操作者必须弄清它的各种性能。

The parts will be made of stainless steel.

这些零件必须是不锈钢材质。

## 具体性原则

英语中有许多抽象名词，这些名词若直译，不能向读者表达具体、明确的含义。因此，汉译时要加上“情况、作用、现象、性、效应、过程、装置、设计、变化”等词语，使译文合乎规范。例如：

Solution to the heating problem of the electric machine was ultimately found.

电机发热问题的解决方法终于找到了。

After all preparations were made, the planes were flown across Japan to Tokyo.

一切准备工作结束以后，飞机就飞跃日本就东京。

英语中的动名词虽是由动词变形而来，但其



动作已高度抽象化了。在英译汉表示动作时，应进行增译，运用具体化动词表示该动作。例如：

Dimensioning is a complicated work and long experiences are required for the mastering of it.

进行尺寸标注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有长期经验才能完成。

Testing is a complicated problem. SO be careful.

进行测试是一个复杂的工作，因此，须格外仔细。

## 完整性原则

科技英语翻译中，由于英汉两种语言表达上的差异，英语原文中没有的或省略的，译成汉语时要进行补充，添加和完善，以保持汉语的完整性进而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 1. 补充量词

英语是一种缺乏量词的语言，而汉语则拥有丰富多彩的量词。因此，汉译数词往往要添加适当的量词，使译文符合汉语规范。例如：

The passenger car for Syrian railway is a transit unit composed of four cars and one power Car.

叙利亚客车是由四辆座车和一辆发电车组成的客运单元。（叙利亚客车说明）

The three computers in our company are infected by virus.

我们公司的三台计算机感染了病毒。

### 2. 补充省略

英语最忌讳重复，凡前面出现的部分一般后面不再出现，以避免重复，但汉译时往往需将其增补上，以使汉语句子完整。例如：

Like charges repel each other, but opposite charges attract (each other).

同性电荷相互排斥, 异性电荷相互吸引。

A generator may generate electricity when fit is driven by a steam engine, gas engine, or waterwheel.

当发电机由蒸气机, 燃气轮机或水轮机驱动时, 它便能发电。

### 3. 补充关联词

在不少英语句式, 表达因果、转折及顺理连接等关系并不都是通过逻辑语法词语来表示的, 而是通过语法习惯或用词习惯来体现。因此, 这类句子汉译时应增补关联词。例如:

Other liquids being too light. a barometer uses mercury.

由于其它液体太轻, 因此, 气压表用水银。

Carbon combines with oxygen to form carbonoxides.

碳与氧化合后便构成碳氧化合物。

### 4. 补充时态词语

英语中有时态变化, 而汉语没有。因此, 汉译时要反映动作发生的时间, 就需要添加表示时间的副词或助词, 以便和原文相一致。例如:

This electric motor is working in full under the action of heavy current.

在强电流的作用下, 这台电机正以满荷运行。

By three o'clock this afternoon. the fuel in the furnace will have been burned up.

到今天下午三点, 炉内材料将燃尽。

### 5. 增补概括性或分述性词语

英语中在列举事实时很少运用概括性词语, 在分述事物时也是如此; 但汉语则恰恰相反。因此汉译时应根据情况补充一些概括性或分述性词语。例如:

The chief effects of electric currents are the magnetic, heating, and chemical effects.

电流的效应有磁效应、热效应和化学效应三种。

Electric machines are composed of stator and rotor.

电机是由定子和转子两部分构成的。

### 准确性原则

科技英语主要描述科学进展、发明创造和研究成果, 其句式用词简捷, 准确, 常常包含着某些“条件、让步、原因、并列、总结、结果”等意义。汉译时应把这些意义表达出来, 保持原文的准确性。例如:

The best lubricant cannot maintain oil films between the surfaces of engineering gears.

即使是最好的润滑油, 在啮合处也不能保住

油膜。

A new kind of computer—cheap, small, light is attract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一种新型电脑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它造价低、体积小、重量轻。

### 合理性原则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 在译文中, 我们不必苛求与原文的一致, 而应根据汉语的表达方式, 进行合理的增译。

#### 1. 汉译被动语态的增译

科技英语被动语态使用频繁, 汉译时常常变为主动态。英文没出现的行为主体应增补在汉语译文中。例如:

Electronics is based upon an understanding of physical world.

电子学是以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为基础的。

Rubber is found a good material for the insulation of cable.

人们发现橡胶是一种用于绝缘光缆的理想材料。

#### 2. 汉译祈使句的增译

英语的祈使句具有“命令、请求”或“叮嘱”等含义, 汉译时常常根据对象、场合, 增补一些词语如“请、要、应、须、千万、一定、务必”等, 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例如:

When the machine is in operation, do keep a way from it.

电器运转时, 请勿靠近!

Do be careful not to mix the liquids!

小心, 切勿将几种液体混起来!

### 解释性原则

英语中, 常用地名或品牌来借代某些机构或产品, 汉译时应增补词语, 解释清楚。例如:

Yesterday, he bought a “586”.

昨天, 他买了一台“586”计算机。

I will go there by a Mazda.

我将乘马自达汽车去那里。

### 结语

增译并非增义。增译必须忠实原文, 不得随意给原文填枝加叶。在译文与原文保持一致的基础上, 结合汉语固有的表达方式, “添枝加叶”, 使其“锦上添花”, 达到“丰满”。当然, 增译得好也必须首先正确理解源语, 然后根据译人语的习惯和译入语读者的接受心理对译文进行润色, 加工, 使译文自然流畅。



## 葛浩文：我译故我在

“这可能是世界上我唯一做得好的事。”

Howard Goldblatt，中文名葛浩文，美国著名翻译家，出生于1939年，1960年代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

葛浩文是目前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其翻译清单包括萧红、陈若曦、白先勇、李昂、张洁、杨绛、冯骥才、古华、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老鬼、王朔、莫言、虹影、阿来、朱天文、朱天心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

只要在亚马逊网站上查询“葛浩文”或者“Howard Goldblatt”，读者就能查到由他翻译的40余种小说、传记和作品集，这些作品来自大约25位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当代作家。多年来葛浩文一直保持低调，他与另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学者凌静怡（Andrea Lingenfelter）谈话时承认，如果不是越南战争期间在台湾呆了几年，他的生活可能会是“一场灾难”。

葛浩文年轻时不爱读书，成天贪玩，喝酒、跳舞，“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做过”。他在南加州长滩一所不怎么样的公立学院念书，可能是学校里最差的学生，差点毕不了业。日后让他觉得可笑的是，他这个差生基本上每门课都蒙混过关，惟独一门“亚洲历史”一点也学不下去。第一堂课，老师刚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这位未来的汉学家就想：“学什么中文？！我连英文都还没学好呢！”

毕业后，身无一技，找不到事做，只好当兵。那是1961年，越南局势日趋紧张，谁都明白在这个时候参军有多愚蠢。22岁的愣小伙子进了海军学校，绝大多数

同伍被都派到太平洋舰队的驱逐舰上，他却给派到台湾当了一名通讯官。台湾是个什么地方，在哪里，他毫无概念。在台湾服役，清闲得很，“什么正经鸟事儿都没干”。但他终于被调到日本，上了一艘驱逐舰。下一个目的地，无疑是越南。

越南经历可以说是葛浩文的成人礼。他猛醒过来，不能就这么断送了年轻的生命，于是申请返回台湾。葛浩文讲起这个决定了他一生的选择时，借用莫言小说题目开玩笑说，留恋台湾是因为当地女人的“丰乳肥臀”留住了他。

这回他“学乖了”，不再吊儿郎当。一到台北，就请了一位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东北人学中文，“葛浩文”就是这个老师起的名字。

葛浩文发现自己颇有学习语言的天分。在台北呆到退伍，没有马上回国，而是进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继续用功，直到得知父亲患了癌症，才结束在台湾的“留学”生涯。

回国后，他又一次面临就业困惑。有一天，遇到一个大学时的老师，问他：你会什么？他沮丧地回答：什么都不会。老师说：那你总会点什么吧。葛浩文便说：会中文算不算？这位识才的老师当即建议他读研究生，以中国研究为专业。

申请了25所学校，只有一家录取——旧金山州立大学。葛浩文在那里首次接触到萧军、萧红的名字。他听导师说起，东北有个“二萧”，两人的爱情故事很曲折。他找来一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看过觉得不错。这是他读的第一本中国小说。

硕士毕业，教了一年书，他认识到自己“除了中文什么都不会”，决定攻读博士。这一回，好几个学校都要他，他挑选

了印第安纳大学，指导教授是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在印第安纳，葛浩文钻研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及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既读英译本，也读原文。

葛浩文翻译最多的中国作家除了萧红之外就是莫言，他译的《生死疲劳》已出版。通过翻译，葛浩文与一些中国作家成为了朋友，“这部分源于作者们对我的信任——他们中只有几位会说英语，同时他们也愿意回答就他们的文字难点，甚至是错误，所提出的问题。”

“我喜欢读中文，我喜欢写英文。我热爱这个事业的挑战性、模棱两可性和不确定性，”面对东西方语言的巨大差异，葛浩文很乐意应对跨文化交流的挑战。在翻译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时，葛浩文和林丽君最头疼的就是怎么翻译很多人物都挂在嘴边的感叹词“天呐”。“英语里最接近的（也显然不够用的）词是‘Heavens’。我们想了很多方案，终于决定让每个角色都说点不同的话。我们用了‘Ai caramba!’ ‘Ach du lieber!’ ‘Mama mia!’ ‘Oy gevalt!’ 甚至 ‘Merde!’ 唉，我们最终没能说服编辑。真是的！”

谈及中国文学的影响，葛浩文指出，“中国文学译著还不能明显影响人们对当代中国的看法”。在美国，致力于翻译中国文学的人寥寥可数，而对这类书籍感兴趣的读者也主要局限于学术界。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止葛浩文年复一年完成大部头的作品。在一篇2002年刊登于《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葛浩文说：“我在为两部分读者忠实地服务，这一信念推动我兴致勃勃地将中国作品译成好读、易懂、可以找到销路的英文书。”

“我热爱创造性和忠实于原著之间的冲突，以及最终难免的妥协。时不时地，我会遇到一本令人无比激动的著作，我就会全身心地投入翻译它的工作中。换句话说，我译故我在。天呐！”





**感谢您的关注！**

**南思翻译（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2号  
京信大厦0856室

邮编：100027

电话：8610-84467461

传真：8610-84467462

电邮：[service@nouslinc.com](mailto:service@nouslinc.com)

网站：[www.nouslinc.com](http://www.nouslinc.com)